

「中國的二戰」與「二戰的中國」：戰爭結束七十年的省思

研習側記

演講時、地：2015/12/21、國史館

講師：國史館 呂芳上館長

撰稿者：中山女高／楊晏州老師

本演講來自國史館於 2015/12/21(一)舉辦的「戰爭的省思」論壇及新書發表會。上午由 Diana Lary¹發表抗戰中的社會動盪、蘇智良²發表日本戰時推行「慰安婦」制度的歷史證據與事實、張連紅³發表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塑造。下午由楊大慶⁴發表二戰的歷史記憶與戰後日美關係、李盈慧⁵發表戰爭與族群互動：太平洋戰爭中的華僑，臺灣人和東南亞原住民。最後由呂芳上館長發表這篇「中國的二戰」與「二戰的中國」：戰爭結束七十年的省思做為總結。

一、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主講

接著由我發表我的看法。雖說是我的看法，但我也綜合很多研究的看法在內。

楊大慶教授提出的問題：戰爭的記憶跟詮釋，其實受到戰後局勢的影響。二戰的解釋其實跟冷戰架構密切相關，中國內戰也是對日抗戰的詮釋的變數。如果沒有內戰跟冷戰，大概抗日戰爭的詮釋早就做了。內戰與冷戰這兩個戰，使工作晚了很多，甚至扭曲很大。我想我們要盡量避開冷戰偏見，從 1945 年戰爭結束時的觀點來看，雖然這說法也有點不切實際。

中國的抗戰有人說從九一八就開始了，這樣就算 14 年戰爭。七七事變是中國人吃盡苦頭後，最後不得不求存的全面抗戰。八年中，前面是孤軍作戰，後來才有盟軍。我們現代化的成果確實不如日本，所以一開始勝少敗多，連國家能不能存在都有問題。但中國人堅持下去。雖然這樣說很八股，但的確堅持了長期抗戰。

有人說抗戰前國民政府也進行新式軍隊訓練，但大家也知道淞滬會戰幾乎把精銳都打光了，後面能繼續維持真的很不簡單。許多研究著作對這些其實都有在說。最近幾年有些著作對中國抗戰都有新的看法，在座某些教授都寫了相關的書。

抗戰怎麼恰如其分的書寫？其實現在時間才比較成熟。而且我認為緊扣住

¹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名譽退休教授。

²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，兼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。

³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

⁴ 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。

⁵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

戰爭的記憶與詮釋，可能有進一步展開的機會。因為戰後七十年，時局太過複雜，使二戰到現在才能舉出比較公平的討論。

我的文章有點老生常談。楊教授提到日本也認為 1941 年才是戰爭開始，對中國侵略並不看在眼裡，他們一直認為自己是被美國而不是被中國打敗。現在有些人仍抱有這樣的想法。這裡有個關鍵問題，原子彈。日本投降，日本人有兩個說法。第一是原子彈的威力，因此現在有個說法叫「屈原」，即屈服於原子彈。原爆也強化日本民眾的反戰思維。但最近安倍政府好像有點不同，雖然仍有人反對軍國主義路線。

日本到底是戰爭受害者或加害者？從中國來看當然是加害者，但日本記憶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。柴田優呼出了《解體：廣島、長崎被爆神話》(“ヒロシマ・ナガサキ”被爆神話を解体する—隠蔽されてきた日米共犯関係の原点)這本書，說日美合作把日本講成受害者。可見戰爭研究仍然很有談的。

第二，早上有提到慰安婦跟南京大屠殺。上午討論很精彩，因為很多政治議題跟現狀糾纏在一起。有些東西在 1990 年以前完全沒引起討論，卻在 1990 年以後大肆討論。慰安婦問題，我想這個辯論在是不是強制與否的問題？是否被扭曲了？應該從女性人權角度來思考。性別角度在戰爭史是被忽略的面相。女性是不是在戰爭時補足了男性的勞力？是否被暴力侵犯？都還可以研究。

南京大屠殺有段時間也被遺忘了。資料出版很多，我想資料可以說明一切，不能用官方蓋定一切。有西方人出書說日本美化戰爭歷史，中國、韓國的民族主義，其實都是跟現今事物糾纏在一起，而不是純粹的歷史。我想歷史研究還是歸於學術是最理想的。處處可以見到戰爭與現狀糾纏不清。不管台北、北京，對戰爭的詮釋都一直糾纏不休。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、中華民國都有東西是沿襲自日本的，這就是歷史的弔詭。

今年中共有紅場閱兵，我們有湖口國防軍力展示，英國在聖馬丁教堂也有活動，這些都是戰爭特殊記憶的相關安排。這是中共建國後，首次在非十一舉辦閱兵喔。所以有人認為這是展現中國國力。

不管怎樣，二戰對中國影響非常大，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。在我來看，這有兩點：

一、必敗而勝。大家都認為中國會輸，沒想到結果算是贏了。而且還成為四強，國際地位提升。雖然蔣先生在日記中認為這個四強當的很心虛。

二、雖勝猶敗。只是慘勝，接著國共內戰。中國直到 1980 年代才逐漸改變二戰夢魘。使中國近代化的歷程受到嚴重挫折。歷史不可以假設，但假如沒有抗日戰爭，中國可能提早卅年現代化。當然歷史不可以假設。

若沒有中日戰爭，中共能否得到政權，實在很難說。同樣，不從抗日戰爭開始講，就不能好好解釋國民政府後來怎麼輸的。

戰爭離開我們七十年了。希望可以拋棄過去的成見跟意識形態。政治跟學術最好保持距離。這樣的話，我相信對二戰的歷史研究會有更大的幫助。兩岸現有資料與研究合作(史料共享、史書共著)的聲音，我想可能是好事。但互相之間有些狀況。馬振犢教授已經先回去了，但我可不是因為他現在不在才講這些話的喔。南京二檔館，我們過去對他們印象很好，但是換了館長後，對外態度都很不好(對臺灣人、白人都是)。我們反應很多次，但回應都讓人失望。我們希望對等開放，但是他們沒有，何況有些資料還不開放。在臺灣好像沒有開放資料的問題了，但在大陸還不知在何時才能實現。

二、問題與討論

1.請教呂館長。您的文章很愛國。史迪威有批評戴安瀾愚忠。毛澤東還賦詩歌頌戴安瀾。毛是陰謀家，他說的英雄就是狗熊呀。這若拿到美國不會被當作英雄呀。所以做戰不能愚忠呀。

答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愛國主義，這我不清楚。我是從史料出發。我想見仁見智，您的看法我未必同意。但某個角度來看，戴安瀾在不看好的狀況下，願意帶著部隊做戰。所以多元看法還是有存在意義的。

2.齊錫生教授：呂館長，沒想到您會講二檔館的事情！我覺得中國跟日本吵架，中國官方都是板起臉孔說正視歷史、尊重歷史，按照事實來講。日本則說把你的事實拿出來，你怎麼講文革？天安門？

所以中國人要先問問自己，你自己把歷史當做私家珍寶，不給人看。資料都只給自己的人看，給檔案館自己寫文章。這哪是對歷史的尊重？所以我很高興您今天提出這點。我想這是該檢討的。他們的統治者應該聽聽這種聲音。您比較客氣，說前館長時代比較好。我想那是因為您是跟他對等的單位，但對岸一般百姓其實受到的待遇也不友善呢。

答：因為我們還要合作，所以不方便講太多呀。